

海 底 水

○ 李惠薪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李惠薪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底水/李惠薪.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2

ISBN 978-7-5615-2956-0

I . 冰… II . 李… III .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3366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地址:厦门市集美石鼓路 9 号 邮编:361021)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0.75

插页:2 字数:275 千字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目录

1. 藏北高原杜鹃红/1
2. 渴……/5
3. 老师/7
4. 密云重阳日/9
5. 我的医生职业与业余文学创作
——致《百草》副刊编辑的公开信/12
6. 新同院/16
7. “谢谢你——北京人”
——寄自大洋彼岸的一封信/19
8. 依阿华,一首清新的小诗
——寄《百草》编辑/25
9. 破例/27
10. 养“绿”/30
11. 对牛弹琴的启示/32
12. 当心《海水》涌来……/34
13. 小侃自行车/36
14. 由一封陌生的信谈起/38
15. 名誉无价/40
16. 冷与暖/42
17. 修鞋师傅/44



目

录



18. 我们必定见过面
——医院纪实/46
19. 并非小品
——医院纪实/48
20. 因为是母亲/50
21. 车祸/52
22. 狹路相逢/54
23. 缺一颗心/56
24. 何处觅心桥/58
25. 异曲同工/60
26. 热情的香港人后会有期/62
27. 上帝对我说……/64
28. 贵在医术
——医院纪实/68
29. 奶妈,我要为你作证/70
30. 谁该去八宝山/72
31. 黄金万两难换水/74
32. 何必把钞票粘在墙上/77
33. 三姥姥/79
34. 签字/81
35. 分担痛苦/83
36. 不能全听医生的! /86
37. 追!!! /89
38. 穿毛窝/91
39. 政协教我挑担子/92
40. 我的防盗服/94
41. 你有权对医生说:“不!”/96
42. 老同学、老同事、老邻居、老朋友……/99
43. 替罪羊/101

44. 名字,你值多少钱? /103
45. 讨说法/106
46. 节约与吝啬/111
47. 致年轻医生的一封公开信/113
48. 一板之隔/116
49. 中外有别/118
50. 孰属精英/121
51. 往事如烟/123
52. 医生手记/128
53. 你不可能成为萧恩·康纳利/131
54. 好个“明察秋毫”! /134
55. 今生情未了/137
56. 五万元扣率的风波/141
57. “以文养医”和“以医养文”/143
58. 当托儿? 不干! /145
59. 一吐为快/148
60. 免费的午餐/150
61. 第一与第四/152
62. 难产的《黑与白》/154
63. 坚守生命的岗位/157
64. 我生活,我工作,我很快乐/159
65.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161
66. 请别搭理我
——致药品推销员的一封公开信/164
67. 老人养生不要乱捅“马蜂窝”/166
68. 永远的住院医/169
69. 说“谢谢”的困惑……/171
70. 被酷刑着的我们/174
71. 一票否决不利于医疗事故的处理/177



72. 开处方时的尴尬/179
73. 这个药房主任“栽”了/181
74. 知耻者勇/183
75. 怎样称呼患者/185
76. 闲话“特诊”/187
77. 面对张永果……/189
78. 找回医生的听诊器/191
79. 张伯驹之死/193
80. 请给她三天国庆假/196
81. 别让过度医疗折腾穷了/199
82. “它搅乱了我的心!”/201
83. “送子娘娘”的抉择/203
84. 对患者尽心是避免误诊的前提/206
85. 医生的风险意识/208
86. 会读书更要会思考/210
87. 关于挂号费的物有所值/212
88. 诊室里无小事/214
89. 别让患者添心病/216
90. 小诊室,大世界/218
91. “俺还要来找你们!” /220
92. “缺席”诊断/223
93. 一篇不可或缺的传记
——皮科专家胡传揆教授/225
94. 必须说出来的话
——忆王叔咸教授/230
95. 王叔咸(1904—1985)/233
96. 烽火恋情
——记抗日名将冯仲云夫妇十二年的悲欢离合/239

97. 天翼老师和我/255
98. 献给我的妈妈
——一个平凡的女人/268
99. 女人、妻子、母亲
——郑秀和曹禹的婚恋补遗/276
100. 只有香如故
——追记刘世琬大夫/281
101. 只有这样生活/287
102. 生命的支柱
——记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李方薪/292
103. 在“特殊门诊”当班的日子/294
104. 浅谈临床实习的农村实践/303
105. 秦振庭：脚步为谁停驻/307
106. 穆魁津：医途上的跋涉者/310
107. 大爱无疆/312
108. 施曼珠：“工作中不能用冷漠的心！”/316
109. 汪绍训：临床放射学的拓路者/318
110. 苏祖斐：献身太阳底下最富爱心的事业/322
111. 润物细无声
——记心血管病学专家林传骥教授/326
- 后记/330

藏北高原杜鹃红

.....

寒空一刹天幕开，
阳光春色满钻台。
钻台高凝百丈冰，
珠光宝影放异彩。
千里风原把钻打，
铁鞋踏碎唐古拉。
唐古峰前热海中，
波涛万顷卧青龙。
毒物烈焰何所惧，
红旗指出杀声酣。
首战震破蛟龙胆，
再战擒得孽龙还。
悠悠千载居热海，
摇头摆尾牵出来。

——一位地质工作者的诗篇

今年藏北高原的天气格外寒冷，气候变幻莫测，五月份，冰雹夹杂着雪花倾注而下，千里冰川一片银装素裹。尽管气候寒冷，念青唐古拉山的半山腰上，已呈现出了斑斑点点的绿色。贯穿羊八井地热田的藏布曲河也开始解冻，哗哗地流淌着，穿过砂层流经藏北高原。

万物苏生，在地热田上开满了各色各样的花朵：有好似丁香花的一丛丛的、茂盛的狼毒；酷似喇叭花的粉红色的角蒿；一簇簇有着黑绿色针状叶子，开着红、黄两色间插着小花的卧地松。在雪山的半山





腰中，盛开着一种红色的、粉红色的五个花瓣的小花，绿色的叶子是长椭圆形的，人们称它是藏北高原上的小杜鹃，花虽不大，但清爽大方，清香扑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们盛开在白雪皑皑的冰川腰上，挺立在藏北高原的烈风暴雨之中，不屈不挠，将藏北高原装点得绚丽多彩，一派生机。

但是，真正给羊八井带来生机，涂抹春色的，不是那些奇花异草，而是那些斗严寒、战冰雪、擒蛟龙的地热战士们。

地热战士们响应中央尽快建设羊八井热田的指示，破除冬季不出队的常规，主动提出早出队，晚收队，争取多打井，多进尺。

年轻的柴油女工旺木产假还没有休完，当她听到了出队的消息后，抱着刚满月的婴儿，匆匆从藏北赶来。为了保证上好三班倒，她把小女儿放在钻塔旁的值班房里。这个婴儿就是伴着柴油机的轰响和井喷的巨大吼声在成长着。在她憩睡的小桌旁，放着一束藏北高原的红杜鹃，可这束野花和这圆眼睛、面色红润的婴儿相比就逊色多了。人们都称这小姑娘是“地热之花”，她才是藏北高原永不凋残的红杜鹃。

钻井队的工人同志冒着数九天的严寒，到大庆运回了大庆工人支援的博乌——40大型石油钻机。如今大庆工人支援的两台钻机都矗立在羊八井地热田上。1243钻井队的工人提出了豪迈的口号：“少活20年，也要拿下地热田。”在目前尚不能组成新的钻井队的情况下，他们千方百计地多干活，多做出成绩，真不愧是一支高原英雄钻井队，可称得起是“地热之花”。

年青的钻井队长、共产党员索加，以前仅仅念过一年多小学，就是这个刻苦自学，放羊的时候，用刀子在石头上刻字练习的贫下中牧的儿子，如今已经掌握了汉、藏两种文字，当了西藏第一代的熟练的钻工。1970年，他因公腰部受伤，脊椎骨上安装了一块半尺多长的钢板。他说：“汽车大梁断了，焊起来照样跑，我的椎骨折断了，不也已经接好了吗？我这点病算不了什么，顶得住，就得继续干！”井场上各个工种的活儿，他都拿得起，放得下。打基墩，安井架、看柴油机、

扶刹把,他样样都抢在前面,人们都亲热地称他是“我们地热队的铁人”。像索加这样的人,在1243钻井队顺手可以数来:次仁达、那木加、根培、布利……他们都是地热队的骄傲。

开发羊八井地热区,全国很多兄弟单位相继热情赶来支援,有水文所、力学所、勘探所……很多人克服了高原缺氧的反应,同钻井工人一起奋战在井场。负责泥浆循环系统的汪工程师,援藏两年了,和钻井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就住在钻井旁的帐篷里,每天三餐都是在钻井旁吃。有时为了防止井喷,边嚼馒头,边看泥浆比重,观测进出口温度、压力……做到了人在地热田,心在井场。

今年初,他在离开羊八井前,写了一首《话别》:

雪海茫茫寒月天,
山边依稀彩云间。
再饮一碗青稞酒,
格桑开日盼君还。

格桑花是藏族人们最喜欢的,西藏所特有的一种花,七、八月份开,花的外形宛若小向日葵,色泽鲜明,生活力强。汪工程师实现了他的诺言,不过没有等格桑花开,四月份就来到井场。

每当地热井分层放气的时候,整个热区呈现出一派动人的景象:

一怒直上九云霄,
江河倾倒雪山摇。
晴空卷落连天雨,
五色彩虹随风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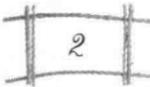
这宏伟壮观的场景吸引了多少诗人、画家、记者和摄影师。你可知在这动人的、瑰丽的图景中,包含了多少地热工人、地质工作人员的汗水,也曾喷洒过年青钻工、共产党员仁青旺堆的鲜血?

万树梨花舞霜风,
满山棉蕊展新容。
无端引来东风意,
藏北高原百花丛。

羊八井热田已经绽开了绚丽的“地热之花”，它与藏北的高原杜鹃争艳媲美，为藏北高原带来了永驻的春天。

（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8月4日）





渴 ······

看见过行走在戈壁滩中的勘探者吗？他们双脚深陷在无垠、灼热的沙海的涟漪之中，头顶上是蓝湛湛的、烈日炙烤着的苍穹，在经过长途跋涉之后，他们是多么渴望能喝到一滴水，哪怕是路边坑洼中泥泞的脏水，也可以滋润一下行将干枯的肌体；见过那些攀爬珠穆朗玛峰的勇士么？当他们的双足登上五千米以上的雪线以后，每向上迈出一步，对于氧气的需求有多么迫切，这是发自内心的、最紧迫的、摒除一切的渴望……

我看到一双双如饥似渴的眼睛，那犀利的目光中透露出贪婪的意味，它们在捕捉着我的一举一动，使站在讲台前的我不由得紧张起来。这一切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原不想承担职工夜大学的讲课，我确实太忙了，忙得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可偏偏这事是作为硬任务摊派下来的。

课我还是认真准备了，只是辅助工具没有来得及做，及至到了夜大才发现这里也有投影仪、幻灯，但却来不及利用，只得“清唱”。应该说教室相当简陋、低矮、破旧，面积却相当于一般教室的两倍。初冬，屋里没有生火，脱掉外衣后，颇觉阵阵凉意。

教室里全坐满了，黑压压的一片，至少也有七、八十人。我能看清坐在前几排的人的面孔：有的学员确实不年轻了，头发已经苍白了；也有梳着垂肩的短辫，脸上尚未脱掉稚气的姑娘。事先我曾翻看过学员情况简介，知道最大的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最小的尚不满18岁……教室里同时坐着两三代人。有些人是解放初期的大专毕业生，只是由于长期在基层工作，迫切希望有个系统提高的机会，当然这里也有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青年。尽管他们年龄相差悬殊，穿

渴
·
·
·



着不一，发式各异，可那显露出来的如饥似渴的神情，迫切求知的欲望，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意识到，不，应该说是真切地感觉到，对于眼前这一课，我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使出自己全身的解数来。

这一课讲的是肺结核，有关它的发病原理、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断……教室里安静极了，只有我的声音、笔与纸接触的嗒嗒声，还有从破碎的玻璃窗里钻灌进来，夹带着一股股黄沙的夜风，也显示出了威力。

一个轻轻地拨弄开关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才发现第三排靠窗的桌面上，放着一架便捷式录音机和半块馒头。讲课有了不易被人们察觉的停顿，一种莫名的紧张、不安、甚至是惧怕，从内心突然腾起，这种感觉是在我刚刚登上大学讲堂时，曾经有过的一种拘谨、惶惑，唯恐自己力不胜任的焦躁，担心自己不能满足他们紧迫的求知的热情，和火一样的对知识无可抑制的渴望。

从那中年男人简朴的，甚至有些寒酸的对襟棉袄看来，他购置了这样的听课工具不能不算是一种奢侈品。从他那半块馒头来看，不难想象出他节衣缩食的情况，但为了更好地理解、记忆讲课的内容，做到“温故而知新”，他还是买了。我用眼睛搜寻了一下课桌上放着录音机的并不只是他一个……我多么希望自己被录进去的声音，不要对他们毫无裨益。

事后连我自己都有些费解，从哪来的那么大的精气神儿，将三节课时一气呵成讲完的。有时紧张、激动，常常使人忘记了时间，应变能力也提高到了最大的限度。我和学生们都是连轴干的，对于我来说这只是偶尔的一次，而对于他们来说却还要坚持几年的时间。

最后我用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的一句话作为讲课的结束语：

“字典里最重要的三个词，就是意志、工作、等待。我将要在这三块基石上建立我成功的金字塔。”

虽然它与讲课的内容并无直接的联系，但这是我对他们，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鼓励、鞭策、力量……

（原载《北京日报》1985年1月22日）

老师

我徜徉在 407 病室前，房门微开着，可能是做治疗的护士在匆忙中忘记带上了。视线所及之处，能清楚地看见她那微微弓起的背和那散乱的披在肩上的，乌黑的长发，一定是肝区的疼痛迫使她采取了这样的姿势……我的两腿就越发感到迈步的艰难了。

“……这是典型的二尖瓣面容；这是充盈的颈静脉；这是由于缺氧所致的青紫的口唇……”

在众目睽睽之下要承受着无数审慎、考究、探寻的目光；有时毛手毛脚的学生们还要没深没浅地用手去触摸那肿大的肝脏的边缘……尤其是在我了解到她被病魔缠身已经十多年了，至今还没有交过男朋友，这就越发增加了我的顾虑。而风湿性心脏病的体征，又是医学院学生在内科临床课必须掌握的内容，只凭理论没有实际病人是无法完成教学任务的。近来为了寻找到适合教学任务的病种，成了困扰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情，有时甚至会在半夜突然醒来，就再也难以入睡。

如今上课时间已到，学生们都来了，实习的病人还未定下来，犹如那开场的锣鼓已敲响了，舞台下座无虚席，大幕就要徐徐拉开，唯有挑大梁的演员因故未到，导演再有超群的技艺也派不到用场。我正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之中，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卧不宁。在濒临绝望的困境中，我怀着一丝希望向 407 室走去。

门缝依然开启着，但却缺乏信心和必然的把握……当我翘首向微开的门缝望过去，竟与她的目光相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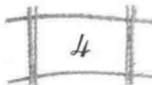
虽然她那暗红的双颊上，一双倍受煎熬的大眼中，流露出难以言状的痛苦，可她仍然轻轻地向我点了点头，那透着亲切，友好的眼神，



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勇气和希望,就像解除咒语的仙杖,松开了紧紧捆绑在我身上的绳索,我颤抖了,情不由己地倒退了一步……

我在掂量、琢磨、考虑如何上好这一课,才不会愧对她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有杂音的心脏,不,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颗高尚的、纯洁的水晶般的红心……她虽然没有掷地有声铿锵的语汇、为之倾倒的风度、更没有惊天动地的作为,但她用自己的痛苦换取了学生们成长,她才真正是我们的老师!

(原载《健康咨询报》1985年6月18日)



密云重阳日

事有凑巧，二十年后的九月重阳日，我又来到了密云县城。昔日那矮小的店铺、狭窄的土路、残垣、断壁……依然清晰地刻印在脑海之中，竟与眼前整齐的楼房、十字路口闪亮的红绿灯、熙熙攘攘的人群……无法叠合起来。这里正值秋季交易会。街道两旁搭起了临时售货棚，人来车往……欢声笑语，一派喜庆、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幅鲜艳殷红的横标吸引了我的注意：

新城子服装展销处

新城子是库北的山区，那里我太熟悉了，坡头、林场、梧桐沟、大树洼……我背着诊箱踏遍那里的沟沟坎坎。我从拥挤的人群中，费劲地钻了进去。浏览了摆在临时售货台上的商品。男女秋季服装做工精细，款式大方，价格也十分合理。顾客不仅能眼看、手摸、而且可以上身，即使未成交，售货员仍面带笑容，不觉心里暖融融的。

一眼瞥见了靠东边柜台旁的一个年轻姑娘，不仅是她那俊俏的长相，还有那右眉梢的伤疤，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自然地想起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大树洼一家有三个女孩，最大的五岁，小的不满周岁，冬天穿不上棉裤，三个小姐妹盖着一条破褥子睡在土炕上。最小的从炕上摔下来，磕破了眉梢……那时孩子们看见了装着药片的小瓶子、小纸盒，都会投以欣羡的目光，最终因为按捺不住内心的羞涩、怯生，而向你要求道：“给我一只小瓶瓶！”

听了这颤抖、热切的要求，泪水常常情不自禁的流涌出来……

如今，姑娘身旁放着一台便携式的双卡双声道立体声录音机，由于播放的歌曲声音太大影响了交易，她正在熟练地扭转着按钮，调整

